

战綫

黑炎 著

战 綫

黑 炎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四 條 胡 同 4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

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686 字数 87,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插圖 2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定价 (6) 0.44 元

目 次

战 綫.....	1
炭 店.....	91
鑛物工場.....	120
后 記.....	156

战 线

尖兵在坪村和敌人接触的时候，大約是黎明五点钟的前后吧。因为我們不是在前衛，也不是在大部隊中，却是在走得最慢的炮兵隊里。所以这回進攻是什么时候和敌人接触的，我沒有确实地知道，不过在天色剛剛要發亮，我們正預备离开昨夜的宿营地时，便远远听見坪村附近的密林里响着不少的步槍声了。

在昨宵宿营的地方，只留着全軍的炊事兵和輸送隊，但其他一切的部隊都在黝黯中的田野上摸索地赶上前綫去了。不消說，我們这些笨重的炮兵自然走得落於一切部隊之后，也是同样地在那黝黯的田野，提着几尊七六二的俄式山炮，跟着大隊伍的后面开往前綫。

这时候，天色破曉了。在我們已經走了七八里路的光景，那些在途中雇來挑炮彈的伕子便开始脫逃了，但有些逃不了的不肯再走，甚至躺下地上痛哭、哀訴、打滾。

虽然他們的身上已經挨了不少迸出鮮血的鞭痕，但仍不肯跟我們上火綫去；更有一个叫做小佚子的，他說他自己还有老娘活在家里，也不肯到前綫去，並且他还要求連長發他五天的佚力。这小佚子在这些佚子們的哭訴当中，是一个哭得最大声的孩子。結果我們的連長拔出桿手槍向他的腦袋开了一槍，於是他僵倒在地上不再痛哭打滾了。其余的佚子們，我看他們生怕遭了这小佚子同样的运命，大家便赶快把炮弹挑起來。

我們这四个同班的弟兄，同提着一架后架，虽然这是全尊炮最輕的东西，但我已經觉得異常吃力了。我一面在喘着气，眼睛注視着那崎嶇不整的路面，耳朵漠然地听着官長們的咆哮和催促；但腦袋里却在凝想着：當我們在蘆河村宿营的那天晚上，我們这排士兵正睡在这小佚子的家里。他那卑陋的房子几乎給我这排弟兄佔光了，可是他的老娘一点也不生气地还拿了許多稻草給我們烤火。當我們要睡的时候，那老婆子偏促地走近我們排長的前面，深深鞠了一个躬。

“排長先生！”那老婆子說，“我这个孩子可以跟你去当两个月兵嗎？”

“可以的，”排長愕然地望着她，“他願干什么？”

“当什么才賺得多洋錢？”

“佚子五角錢一天，好么？”

“五角錢？”她驚悅地提起自己枯皺的手伸出五个指

頭來，給這偶然肅靜了的屋裏一陣斷片的反響。

這不僅使我們驚訝了，就是我們這個極其兇惡的排長也覺得稀奇起來。因為我們向來沒有瞧見過一個母親願意自己的兒子跟軍隊去當伙子的，但後來那個老婆子告訴我們說，她的孩子太淘氣了，前幾月他和地主家裏的伯伯吵了回來，便沒有干活了，光是在家裏吃了几月，但這時候快過年啦，沒有洋錢那真要餓死，所以她的孩子要跟我們當兩個月伙子，好賺錢回去。末後，那老婆子還誇獎她的兒子說：“別要看他年輕，大炮也可以提得來的！”

我們迂曲地在田野上再走了三里路的光景，已距離火綫不遠了，駭人的流彈不時地飛過我們的身邊。當走到一座小丘的時候，我們便停住了，跟着全連的炮兵都躲在這小丘的後面。班長們听了官長的命令，忙把一架架的炮配上，裝上射擊的儀器，靜待着射擊的命令。

這炮兵陣地是在這小丘的後面，跟前還有一叢稠密的枯林，可以掩蔽炮兵陣地的全部。

士兵和伙子都一起躺在这小丘下的一片枯草上，可是伙子却被我們看管着。這時大家都躺在枯草上，擁作一團，動也不動。

連長觀察了很久，才開始喊出口令：

“——開花彈！”

“目標——敵人散兵綫！”

“方向角度盤——一〇二！”

“水准器——一〇一!”

“表尺——二〇五〇米突!”

第一炮手同样复誦地嚷喊了一遍，連長的臉緊張起來，再張開他的大嘴：

“預備——放!”

一發發的炮彈大概在敵人的散兵綫撞炸了，這時畢剝畢剝的槍聲密集地响着。

我和漢東躺在一塊兒，悄悄听着前綫的槍聲和清晰的号聲。然而，這些疲乏的伙子，他們不管炮聲是如何地震動而刺耳的，只是提起雙手掩住他們的耳朵，和互相擁在一起闔上他們的眼簾。

“你真的不要睡一忽么？”漢東說，“明天哪里來的力氣去提前架？”

“睡不熟的。”

雖然他說不睡，但是他的情緒也是同樣的焦躁。

“你有妻子沒有？”我突然地問了。

“有的。”

“還在家里嗎？”

“早已逃了!”

“為什麼？”

“我養不活那要吃飯的老婆。”

“她在家裡不好過活嗎？”

“當然，至少要靠一個养活她的男子。”

“那么，她就已經做了別个的妻了？”

“……”漢东点点头，好像不願意我再問了，后來他淡然地說了一句：

“当了兵就談不到老婆了！”

突然敌人的机关槍向着我們的炮兵陣地扫射，因之打断了我們的談話；但一会儿又歇了。

“你今早出發的时候，”漢东說，“飯吃得很飽？”

“当然要吃飽一点。我看今天不只沒有中飯吃，怕晚飯伙伙也不会送來了。”

“那么我們和連長去說吧！”

“唔，这时候……是在火綫呢；要是他發狠了，就像早上对那小伙子一样了！”

“他們当官長的有錢買了許多洋罐頭帶來吃，多么舒服！我們呢？”

“不，他們是軍官呢！”

“娘的！”漢东說了苦笑着，我又說：

“真呢，‘官’字是兩個口的，只有‘兵’字是兩只脚！”

夜色黝暗而迷蒙了，我們肚子期待着的終於絕望了。这整天都听着畢剝畢剝的槍聲，轟隆而使人耳膜隱痛的炮聲，和不住地瞧見担架兵抬着伤兵从这小丘旁的小路送回后方去，其他就沒有什麼動靜。

排長从炮架那一隅踱過來，大声向我們問：

“伙子有逃跑的嗎？”

“报告排長，还是四十三个。”因为我刚才点过了，便大胆地回答。

排長站在我們的当中，好像要說什么似的，但終於沒有听见他的咆哮。一个伙子爬了起來，帶着恳求的声調向他問：

“排長老爺！今天还有飯吃嗎？”

“滾下去吧，吃飯？”

伙子悄悄重新躺下來，双手掩住他的臉龐，跟着便像牛吼般哭起來了。这使排長又忍不住咆哮了。

“哭什么？你們这些家伙逃了还不够？”

“排長老爺，”伙子說，“我哭我的女兒，怕她們等着我帶米回去，她們也一样餓着肚子的！”

“哼！”排長似乎驚異了，挺起他的胸膛，“你这个也不是好家伙，一定要逃的……”歇了一忽又繼續喊：“第四班的——鄧漢东，來！非給他們知道厉害不可！”

漢东战怯地爬起來，走到排長的面前，嚴肅地立正着。

“鞭子呢？”排長咆哮着問。

“报告排長，鞭子在班長那里。”

“去拿來！”

漢东跑过了炮架那里去，排長又在喊：

“嚴阿保、張炳生都到这里來！”

我听了他喊了我的名字，忙說：“有！”和張炳生一道，

裝出毫不遲疑的樣子站起來。排長要我們倆把這伙子壓倒在地上，臀部與背都朝着天空，他的胸部被張炳生緊緊地壓在泥土上。雖然我們按着這伙子不讓他掙扎，但不時想立刻把他放鬆了，如果排長沒有威逼着我們的話。漢東似乎故意耽擱些時間，拿了鞭子回來。

“抽他三十鞭，下腿！”排長像喊着口令般說，“讓他不能逃跑！”

我勉強壓着這伙子的兩條赤腿，使他不能掙動，漢東像機械般拿住鞭子向伙子的兩條赤腿抽去，口里誦讀般在念着：

“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三二三四五！四二三四五！五二三四五！……”

伙子的痛叫和呻吟聲，彷彿和漢東口里念的同奏一般。三十鞭抽過了，我立刻放鬆了伙子的兩腿。在這樣黝黯的夜色中，還可辨出這伙子的兩條赤腿上迸出模糊的鮮血。伙子依然伏臥在地上呻吟着，排長對那看伙子的衛兵說：“留心他們要逃啊！”於是他離開我們，走向陣地那里去了。

漢東把這伙子抽了三十鞭後，和我一起躺回原處；但是他的眼睛里却貯滿了一眶眼淚。

“你也哭么？”

“……”

在這時候，躺在这里的士兵和伙子們，全都沉默着。

二

这时候，不論誰都会想到：在这已是深夜的辰光，防綫总不致有多大的移动了，那时各人都預备就在这小丘下的一片草原上露营。班長發了我們每人一束稻草时，連長就在警告我們說：

“这里是离火綫不远的，不論哪个弟兄和伙子，冷了也不准烤火！”

排長也唐突地补充一句：

“也不准点馬灯，擦洋火！”

我們各自把那一束稻草扯散了，鋪在地上后，才把軍毯一半作褥子，一半盖在上面。因为整整餓了大半天的緣故，我竭力地想睡熟，不管虱子在身上爬动而感到怪痒；总之，只想避免肚子的难受。

前綫的步槍声也稀少了，只是还在畢剝——畢剝地、無力地、像帶倦意般地响着。这种断片的声音，我們好像遙听一种催眠的声音似的。

班長把我們喊醒的时候，就听見前綫的槍声比昨天厉害得多了。在这草原上睡了一宵，渾身都被露水打湿了，有时一陣北風猛吹过來时，便不住地打着寒噤，於是我迅速地把軍毯像大衣一样地披起來。

“大概今早是总攻击了。”我战慄着說。

“勝也好，敗也好，總之我們實在餓不過了！”漢東含着憤恨的口吻回答。

約莫過了幾分鐘後，頓然幾種聲音高嚷起來：

“噯？來了！”

“啊！飯送來了呀！”

這時大家都狼狽地找着自己的漱口盞和筷子，有些就很得意地吹着沖鋒號的口笛，以表示他們心裡的愉快，倘若在那時候，排長要我們讓他抽三十鞭才得吃飯，那我們都願意了！

大家都像餓狼般盡量把飯吞下肚子裡去。到了快要吃飽時，或是吃到最末的一碗，大家都想說：“可惜吃的只是白飯，如果有点菜的話，那就可吃得適意一點了！”

飯已經吃得很飽了，伙子們也高興起來，大家的臉色都找不出一點愁飯的痕跡。尤其是漢東很倨傲地踱來踱去，嘴里一面嚥着飯，一面在笑着唱：

吃飯打沖鋒，
提砲提不動，
守衛去偷鐘，
出發肚子痛！

.....

他用一種京調來唱，引起大家都發笑了。可是排長偶然從砲架那邊跑過來向我們叱罵：

“看着伙子吧！笑什麼，你們這些飯桶？”

我們立刻忍住了笑声，裝着嚴肅的模樣。同時，前綫的槍聲突然更加密集起來，於是，這種欣悅的笑意不知道落在什麼地方去了。在這炮兵陣地也跟着轟轟隆隆打了不少發的砲炸彈，那時我反復在猜着這是掩護步兵冲锋了。

起初似乎是在我們的散兵綫那里，清晰而怯人的冲锋号几乎弥漫了全綫。但現在這種号聲已經遠而低微了，像我們這些呆頭呆腦的士兵和伙子都是漠然的。

沒有多久的辰光，从前綫跑來了一個團部的傳令兵，向連長報告敵人已經退却了，此外又遞了一封命令給連長，那傳令兵便趕回前綫去。

“值星官！教他們弟兄預備出發了！”連長對着排長說。

“是跟部隊追擊么？”

“叫你這樣辦就夠了！”他鼓着眼睛睜視住值星官。

我們很高興地拾起了丟在地上的東西，把毯子卷起揹在身上。

“北佬打跑了？”一個伙子對我問。

“是的，打退了！”

“那我們可拿得工錢回家去了！”

他這句話似乎向大眾的伙子宣告一般。

“此刻不成啊！”炳生立刻告訴他，“至少要挑到可以雇伙的地方！”

可是这伙子不僅不留意炳生的話，他自言自語地說了許多使人難懂的土語，又走到排長那里去說了：

“排長先生，軍官的大炮把北佬打跑了，可給洋錢讓我回家去了？”

“忘八！”他咆哮了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在旁的伙子們似乎也怪這伙子的唐突，但他們自己的心里却有點難受。

號兵吹了前進號后，我們便把炮架提起來，像一隊螞蟥般沿着那一條小路向着前綫走去。當我們跑到我們的散兵綫那里，已經看不見半個還活着的步兵的影子，只是觸目都是呈出戰后的殘跡，和散兵溝的近處剩下數十具屍體。

我們恰好就在这散兵溝的近處停下來休息了。我迅速地離開了提着的炮架，奔到散兵溝里的一具死屍的旁邊，是抱了一種希望想在這具屍體上可撿得一點東西；可是我已經把它渾身都搜過了，不僅在它的袋里撿不着一點東西，就是連丟在它身邊的那件染滿了鮮血的棉大衣里也找不到什麼。漢東也跟着我跑到這溝里來了：

“身上還有錢么？”

“一點東西都沒有。”

“這件棉大衣呢？”他指着那件大衣說。

“都染滿血了！”

漢東失望地吐了一口唾沫便跑了去。我還躊躇着到

处翻來翻去，畢竟还有点可撿的东西：就是在这屍首的脚上，穿着一双很結实的黑布袜，和一对新的草履。於是，我便俯下身子，指头触着屍体的那只冷冰冰的脚，把袜子和草履一起脫下來，立刻爬上溝外，蹲在地上把这兩件撿來的東西穿上自己的赤足。这时候，不知道漢东从什么地方再跑回我这里來。

“你撿得東西沒有？”我問。

“一包香烟！”

“还有几根？”

“八根！”

“給我兩根好么？”

“好的，不——今天晚上大家抽吧！”

坪村其实是一个小鎮，全鎮合起來大約有百多家店子的光景。在大街上有一家茶館，和十多家店子。虽然这鎮並不大，但听說这鎮里也有一家妓館，那妓館有兩三个妓女。我們到这鎮里的时候，却是悄寂無声的，也沒有犬在鎮口狂吠；也沒有听見鎮里的牲口的吼叫；甚至人家的炊烟也沒有从廚房的窗洞發散出來。在鎮口的那几座房子，已經被炮彈炸了几个大洞，而牆壁和无頂上到处也密密地有着不少流彈穿过的小孔，而这样的一个小鎮，越是現出战后的殘跡。鎮上看不見几个老百姓了，只看見几个像叫化子似的農民，在街上跑來跑去，或者站在人家关

閉着的門口，很留心地看着我們。但他們却沒有說話，總是沉默着不响。逗留在这鎮里宿營的，除了我們這一連的炮兵以外，還有小小的部隊，和一些落伍的士兵。這一天晚上，我們這一連炮兵就在鎮里那家茶館里宿營。

在傍晚，便輪到我在这宿營地當衛兵。——當我在站着去守衛時，瞧見一個年紀已上了四十多歲的老頭，他反復地在这茶館的附近徘徊着。在我無意中瞥見了他時，腦袋里立刻就想到：如果他在此地耽擱多些時候，明天就是我們挑炮彈的伙子了。但是，他竟然緩緩地走到我的身邊來，用一種很低微的聲調說：

“你的年紀不是很輕么？”說了，張了嘴看着我。

“十六歲了！”我說。

“唉！……像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真不會長進的了！”

“我年輕和你沒有好處呢。”

“不，我看你不像個壞傢伙。”

“噯？除了我，誰都是壞傢伙了？”

“唔，是的。”

“啊，老頭子！你的眼睛還瞧得見東西么？”

“看得見，看得見。”他連點了兩個頭，把他的耳朵靠近我的嘴唇。

“老頭子，你總要看個清爽，我們不是北兵哩！”

“北兵！不錯呀，我們前幾個月就知道你們打北兵的國民革命軍要來了！”